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髙中

謄録舉人臣薛炳文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八

常秩　鄧綰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歷居里巷以經

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爲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爲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之今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旣來安得不少留異

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即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進寶文閣侍制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一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潁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議大夫秩平居為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輙欿然自以為不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隠居既不肯

仕世以為必退者也後安石為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為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為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立始命謂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内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

薦立為秘書省正字諸王府説書侍講請用為崇政殿説書得召對又請以為諫官𠫊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之秉間為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為詆毀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𠫊惇𠫊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

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數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惠召我來乃

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敝卿當聖涇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以奉聖訓明年還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籍綰以威衆綰請

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縮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聚斂積寛餘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錢縮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縮與曾布輙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温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確唐坰為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朝故事未有臺雜為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

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用旣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人思竭盡矣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綰曰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遼妄為地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僞可見今當禦之以堅强則不渝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

力爭則大為中國之耻帝覽疏嘉之安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

使嚚訟者趍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爲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爲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踰歲爲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荊南陳陜徙永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

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

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
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
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
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
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
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
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
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

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

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修撰哲宗實録

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旣正省臺寺監

之職而以寄禄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

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

有河中司録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

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於此

謂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禄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

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

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興其黨有與
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
知亳州河南府召為中太一宮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為
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右神觀使兼侍讀留修
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路蠻擾邊即
倣陝西弓箭手列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
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還特進拜
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

太傅謚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
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為定
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
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
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
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
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盡為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

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為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為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

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
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斮解職以集賢校理
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
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
制誥為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擿其語以為侮
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
逮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鞫軾
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

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鉤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為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還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為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汝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定於

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斬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為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既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

新法事及親朋書盡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為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事亶又言王詵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為過但貶軾詵而光等罰金未幾同修起

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為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壻所為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為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為御史中丞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林受廚錢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録其數日令違法不録既案奏乃謾以發放歴為録目之籍亶以為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

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曰亶遽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鞫廚錢事謂亶爲誤法官吳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自盜爲贓情輕而法重詐爲錄曰情重而法輕身爲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

士

蹇周輔字皤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郯為布衣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郯既貴達周輔始特奏名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為御史臺推直官善於訊鞫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宅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為知體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官出為淮

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
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
寺選為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
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
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
殿修撰為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為戶部侍
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
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掊克欺誕負公擾

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宗嘗命作荅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

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周輔方使閩上言父子並祗命遠方家無所託蘄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簽書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

點江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彚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

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黄州閏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為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其父忌日輙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

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寜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鐸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擿拾附著纎悉不遺遷禮部侍郎鐸雖云封駮而是時凡給事中不肯書讀者輙命代行之貢院獲舉人挾書開封尹蔣之奇將以徒定罪鐸爭不可之奇為從輕比既上省章惇怒罰府吏舉人竟坐刑鐸不復敢有言衆傳以

為筴後議除御史中丞或摭此事以為無所執持乃止
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
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為輕重存歿名臣橫罹竄斥序
辰既放歸田里鐸之罪不在其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
中拜禮部尚書方議廟制鐸請增為九室議者疑已祧
之主不可復祔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之僖
祖皆嘗祧而復今宜存宣祖於當祧復翼祖於已祧禮
無不稱從之進吏部尚書卒

論曰士學不爲已而俯仰隨時如挈皇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撓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時三辭蒲鴈之聘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即至容容歷年曾無一嘉謨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亶之凶德宜爲世所指名綰及周輔二家父子並同惡相濟而序辰與鐸編類事狀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之士爲之一空馴致靖康之禍可勝嘆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歷中上曾祖明家集詔

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神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見昵獻所為文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故景帝待之後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為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

潛之義剛內以自强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

卿為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

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為詔

諭之曰朕疾少閒矣廣淵宣言於衆神宗立言者劾其

漏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內省傳達

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

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

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

錢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摭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徙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興師入夏境檄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吳逵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逵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林廣追擊降其衆

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潛遣兵間道邀襲盡殲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游子弟即胥史輩至於濮宮書吏亦預選蓋其人與時君卿善一路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卿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詔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擢為兵部

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饑困何能爲然春秋許與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横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治平中詔求武畧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畧皆自治而已契丹刺缺兩輸

人為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臨曰彼歸我而遣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悔失計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滄州荆南入為户部副使以寳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仍俟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為監察御史裏

行衛卒入延福宮為盜有司引疎决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間會降為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為化黄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衛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人獨兩人召請并還唐介吕誨等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顒顒無所寄命交章

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嗣危言切語動天感人夫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為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心故親發德音鋭為此舉中外揺揺之心一旦定矣厥後浸潤稽緩豈免憂疑流言或云事由嬪御官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恐海内民將謂陛下始者順天意民心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使遠近姦邪得以窺間伺隙可不惜哉因請

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目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為皇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潁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宣撫陜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刼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逵為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

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奬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為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為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文恪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鍤剗雪行二

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爲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留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

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還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為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還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内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

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
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侥倖也
乃出知滄州入為祕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
因被酒刃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
烈以貽後法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
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子栢錄元祐中所上疏豪聞于
朝詔贈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中

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爲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宜兼治宅曹神宗善之爲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集賢院擢侍御史知雜事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其獄被以逗撓罪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建爲吏部侍郎踰年嫚於奉職銓擬多抵牾事聞以制法未善爲觧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

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家貲易鹽吏或推行失指
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寢之
民以為便後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刊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即家讐校英宗臨政淵嘿繹獻
五箴曰主斷明微廣度省變稽古同判刑部獄訟有情
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當有所輕重
繹曰持法者貴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由是多所平

反帝稱其文學以為實録檢討官神宗立為陜西轉運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鄆州繹不能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傲然無慚色召知通進銀臺使帝語輔臣曰繹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時獄有小疑輙從中覆至繹特聽便宜處决久之還翰林仍領府治司農吏盜庫錢獄未竟中書檢正張諤判寺事懼失察以帖詰稽留繹遣吏示以成牘言者論其狥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

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秘書監集賢院學士

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事覺有司

當為官物有剩利帝曰是以事佛麗重典矣時繹已加

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大中

大夫以卒年六十八繹為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

年繆為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為熱熟顏回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

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為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

哉王陶始爲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爲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讐欲自取重位其忘恚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謟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布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耻並喪雖明曉吏事亦何取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三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九

任顓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璹

杜純弟紘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顓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陜西鑄康定大銅錢顓曰壞五爲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夏人納欵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榷場其議多顓所發出爲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爲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爲元

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記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顒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顒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爲諒祚册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顒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顒爲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爲

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顒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爲賊内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狥詔書襃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爲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渭獨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顒力言無他虞帝使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戸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參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粃所活數萬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參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并稅簿輸荆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産不償責參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爲市遂除其害歴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陜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求參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朝廷患邊費益廣叅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榷貨錢千萬計召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與安撫使郭申錫相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眞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叅移使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召爲三司使叅知政事孫抃曰叅爲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剥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羣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叅言官各有職臣

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治平初加集賢院學士知瀛州賜黄金百两帥臣有賜自叅始再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閲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叅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摘姦伏不假貸事至即決

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久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即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鞫獄慶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遷知州事未閲月悉擒凶黨斬以狥召爲侍御史遂知

雜事張貴妃追册起園陵張堯佐爲使相陳執中嬖妾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髙若訥引范祥啓邊釁申錫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帝謂之曰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爲也諜稱契丹遣泛使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爲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叅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誣以儆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鐵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

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且言曰二虜賴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城朝廷遣中使護築絶淮取土道遠度用兵六十萬求相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以回舟省工費殆半徙大名府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

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爲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鈐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即黜吏置領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彥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萬緡亟下令更爲當三民出不意蕩産失業多自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爲戶部副使隴右蕃酋蘭

氊獻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田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又移文來索後帥張昪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爲城已訖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強國威乃詔諭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原既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㩦貳者乘以兵必起邊患之定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遁將佐議致討涇

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恩感泣還砦如
初入判太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是春秋
浸高且病瞶三司大將錢吉密殺妹爲隣所告求不能
決反坐告者又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勝任出知兗
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
陽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

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熙寧初爲戶部副使韓絳築撫寧囉兀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囉兀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爲守計令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爵恐黠羌多詐緩急或爲內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

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
行於蜀耳若施之陜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行加
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爲兩路
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
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債
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
凶歲願以寛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
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

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爲部使者時吏治尚寬獨多深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毋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竇卞字彥法曹州冤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

葬汝宗室來汝者衆得兵三千郡守林濰以汝與其鄉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濰會日暮門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啟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呼爾毋恐怨少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濰致仕悉配徙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官方禁銷金爲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爲言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命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正謂是也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不可既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惰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奬還爲戸部判官同修起

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卞官汝時與

殿直王永年者相接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

庫卞爲禱提舉楊繪繪薦爲之永年置酒于家延繪卞

至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發

其私卞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

學士院賜第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演曰

文墨其子揭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瓌條奏甚切朝

廷不能奪乃賜謚曰思溫成廟祠享如神御請殺其禮
判吏部南曹爲開封府推官知洪州營校督役苛急其
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刃譟于門請易校壞
召問諭遣明日推治黠十人不爲易校積閥當遷十年
不會課文彥博爲言特遷之徙兩浙轉運使加直史館
知潁州揚州即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羡財淮
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譙切壞以賦數民貧對
入修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

取顯位沆子瑾師子弟婦女衰絰詣闕哭訴瑾挾私怨

且醜詆其人執政以褒贈乃恩典瑾不當爲貶詞出知

黄州然瑾亦竟不敢請父謚還判流内銓英宗時論第

在先朝乞蚤定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

劉瑾又訟其判銓日調其子不應法復出濠州歴應天

府河南河陽請爲太平州瑾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

未嘗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

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㨗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黠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毀吳元濟

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衝城得弗壞更相究滩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始爽之亡朝廷録其子孫時瑜之子為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為也

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

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且多可紀自顯至瑜是已顯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參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黠吏禁盜鑄卞以身活人瓌不貢羨財景憲因母死而髮白孫瑜不忍以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為審刑院

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强敏明恕及為登州
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
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
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為執而詰之欲
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
論讞于朝有司當為謀殺已傷遵駮言云被問即承應
為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為妄詔
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耻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

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顗皆言遵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罪異己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同為盜刼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

舉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彥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敕删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卦又召經筵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内銓李參郭申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皆為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逮鞫於是但黜申錫為州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
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兩
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之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
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即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
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
世其以上之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
世瘞太上廟主於國魏明帝遷處士主於園邑晉武惠
祔廟遷征西豫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

巳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之廟祀八世於事為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八室之説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

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吕夷簡薦為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術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

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為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為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令者甚衆又議告捕法以為罪有可去有可捕茍皆許捕則姦人將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潁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琦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為政彊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為開封司録嘉祐寛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恵乎乃具傜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琦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為耳熙寧初為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琦首建併綱減役之制剛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

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璹所言皆久為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璹賜帛二百入為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大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璹吏事絶人閱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為民必曰此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没官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以廕為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為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為訟寃詠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引寘條例司數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議復肉刑先以刖代

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
常不畏而況於刖乎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爲名輕而
實重也事遂寢秦帥郭逵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
鞫得韶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爲相以檢詳
三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爲大理正上
言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擿抉隱微蓋京師
聚萬姓易以宿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觖
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

不識所逮之因因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坐為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隰州商尹奇貿溫泉礬有羨數云官潤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竒情止爾若傅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礬則數百萬之儲皆為土石請姑没其羨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為匿稅將議黥坦純復爭之卿楊汲奏為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

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
河防舊隷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
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
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
其言召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
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
還拜鴻臚光禄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
舉崇福宫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為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喜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為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材用為大理評斷官檢詳樞密刑房修武經要略以職事對帝翊日語宰相嘉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紘每議獄必傅經誼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

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夫殺人而有疑讞是縱民為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為夏國母祭奠使時夏人方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至衣毛裘設下人坐甞以縣且不跪受詔紘責之曰天王弔禮甚厚今不可以加禮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使至請歸復侵疆紘逆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紘止之荅語頗不遜紘曰國

主設有請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為可否乎隨語連扯之乃不敢言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閣知齊鄧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

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徙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紘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闕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卧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爲治喪第中或以爲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

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而墮額爲之傷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戶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鄆徐州成德軍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鬬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閤門副使猺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涇邠二州元祐

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歴徙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䣭江有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衆卒于官

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䕫州路轉運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衆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兆亂宗望聞變自䕫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

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徙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為公私利代吳安持為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異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回河有創立金隄七十里索緡錢百萬詔從之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九元

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為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

為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亶以

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

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

起慯城役卒急於﨑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

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呪詛不應死

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為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敷

陳不少慴帝為齎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
延館之者走馬使正閒詔鞫之吉甫議當竄宰相章惇
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竄太倉火議
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
此請知齊州梓州梓在東川為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
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
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忍為國斂怨為民基禍哉
竟却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

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為吏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為刑官論法平恕宜哉𠷈吏事絶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傅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掃𪊟定猺獠宗望弭萬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

稱云

宋史卷三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寀　馬從先　沈遘弟遼從弟括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陳舜俞樂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京　劉蒙附

張頡　盧革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秘書省校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粮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爲酌新舊均渫之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其衆將叛洛中讙然長

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羣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資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

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榷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内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陜西都轉運使踰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葢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絶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

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爲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隤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没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

請留既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轉運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湖南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為轉運使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鬬力宜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鏢盾北軍不能確請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

多死痺癘沆請以期為斷戍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草佃沆曰是豈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為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

沆言近計塞商胡夲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令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為小計以求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濵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欲取書樞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

喪吾使至柳河即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沉柔間雜他語以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㚲親事佛沉閲按斥數千人還其家以户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為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盡得之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為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

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與之從河東入為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為重

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為羣牧使乞廢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儒坐夫事誅死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閭每江漲輙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選知秀州為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

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為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為逃譴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稟軍又貯浙西米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為使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欲令使與謹俱來至是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入貢高麗復通中國自玆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

知永興軍青頴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
校曲直為發運使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
史劾其貸官錢拯力為辨理錢公輔為諫官嘗論拯短
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
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
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
登封縣轘轅道險阨遂傭民鑿平為坦塗人便其行為

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為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為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為夔路轉運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徙使淮南真楊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濵江米狼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紓其患兩益於民從之遂繇戶部判官為發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

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絶仲甫得箄栗城故趾自鷄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内地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僦邸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閑之也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為揚州提舉崇禧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夔

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者聽以家貲抵於官為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公私便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為病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争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水法召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泰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絳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為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州夷年壘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凶歲得盜令各指黨伍悉寘諸法境內為清遷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兗導生獠入寇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為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杜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

光吉墜崖死兗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興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洽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毁而溺得援者僅免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水酋彭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進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交阯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掎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宮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

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詵料別人户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為雇人充皆以為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錄辟土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

斬諸境上羣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氊遣鬼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氊迎戰破之於錯鑿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畧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庸調夫戶至累首民多流亡詵中塗訴其狀乞敕劍外招撫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飭願以歲月圖功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

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追

清議云

蘇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兖州觀察推官受知

於守杜衍為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輒盜

其柩歸祔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祔父豈與發冢取財等

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

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

蜀貨猾駔上下物價肆為姦漁寀議置折博務平貨直

以易馬宿弊頓絶入判大理寺為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為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寀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詔奬焉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為朕往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辨稱雖均為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為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誅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逭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為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遘為第二通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

十篇之書為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修起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為人疎儁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寀皆甘樂傾盡為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纎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遣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輙刺為兵姦

猾屏息提點刑獄鞠真卿將按其狀遘為稍弛而刺者復為民嘉祐遺詔至為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三十七日名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閔其去賚黃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既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遼從弟括

遼字叡達幼挺拔不羣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

氏班固書小篆啟之輙近似𨗳鉏植縱舍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絶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吳充使三司薦監内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為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蕭灑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寖咈意日益見疎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

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遨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為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
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
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十頃擢進士第編校昭
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
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
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
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
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為

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

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

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

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歷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

士人分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

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

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

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挻為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

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恵萬戎瀘間夷

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絶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偽何以撿頤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没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讐將自兹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括言北地

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
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
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
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黄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
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閲故牘得頃歲所
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
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名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
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

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絶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黄嵬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龎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

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㣲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㕓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

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援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名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

怖駭括出東郊餞可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狥經數日帝使内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

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厯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賔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為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為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彦博薦為祕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監滁州稅未

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從卭州還為犀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未嘗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

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趁朝籍躐憲臺國朝未有倖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闘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為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為江寧尉編修唐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

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為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襃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出知袁州自慶歷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教之

寶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餽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

須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戩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為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効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為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修為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彚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用小

累鍛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遘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諜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修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

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
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
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
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
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黄河俗謂之天河
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
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
隄浚章溝揭北牐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

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為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

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於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

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絶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為立生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苛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

衝賴小吴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吴則左
彊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為害獨可於孫陳兩埽
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吴卒潰徙江
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復為河北轉運
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澶築
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
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為度支
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

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間獨不阿時好歲饑為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為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歴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為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己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

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

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
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
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
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為苦祖宗著令以才物
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
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
民乏絶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
俵則乏絶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并地爾何

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敝海內

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
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
出遂貶死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
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
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京荆南人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
家絶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為
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為湖陽赤水

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為請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白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黄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耻為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名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名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為不便不肯與

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繞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匹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為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

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備兾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欵從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寳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寳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寳乞弟既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為勇

即令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以糧道遠創為攢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為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至户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累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為侍御史荆湖災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産竭不得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

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内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贊言北流既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為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

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退休十五年謝絶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娱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滎河縣民苦鹽税不
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為輕重主管鄜延經畧機宜文字
夏人來正土疆往蒞其事衆暴至兩騎傅矢引滿向之
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量元昊歸
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
閏有備不敢入累遷提㸃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建

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進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為邊臣所薦名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彥博薦為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頡按禁地約束名

徭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僭為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為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捽罵叅軍沈競罷

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入覲帝首言獅獅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強且為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効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蠻無他覬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為户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

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
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為河北都轉運
使徙知瀛州湖北溪猺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
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
為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
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
六慶歷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

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為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為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十五年秉為發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為榮卒年八十二

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
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
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
曰吾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
記知開封府倉曹叅軍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
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
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
不得私鬻還奏遂為定制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

東刑獄纇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糶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為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

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警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詔褒賜服

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乞歸

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籍優渥革聞亦以義止

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

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宫卒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

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

引去及數年之後憲命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

守遠郡尚能懇懇為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

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敝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擿姦誅惡所歷可稱逮使契丹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變贊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郤敵辭嚴氣正尤為奇偉頡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